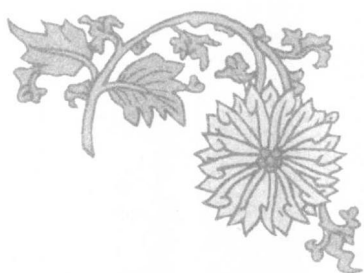


痛別魯迅

孔海珠 著

一、各縣、市、鎮、鄉、村、社、隊、組、戶、均應成立
 一、各縣、市、鎮、鄉、村、社、隊、組、戶、均應成立
 一、各縣、市、鎮、鄉、村、社、隊、組、戶、均應成立
 一、各縣、市、鎮、鄉、村、社、隊、組、戶、均應成立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痛别鲁迅

孔海珠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痛别鲁迅 / 孔海珠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ISBN 7-80681-462-0

I. 痛… II. 孔… III. 鲁迅(1881~1936)—葬礼—史科 IV. 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55844号

痛别鲁迅

著 者: 孔海珠

统 筹: 米阳创意室

特约编辑: 盛巽昌

责任编辑: 载 之

封面题字: 承 载

封面设计:  杰艺图文

版式设计: 刘连富

印制监理: 徐忠平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政编码: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3

书 号 ISBN 7-80681-462-0/K·108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 辞

感谢先父珍藏

真实反映鲁迅葬仪的近百幅珍贵照片

谨以本书纪念我的父亲

——孔另境百年诞辰



序

鲁迅先生去世已经快七十个头了，当年参加葬礼的情形还历历在目，这在我生命史上是很难以忘怀的大事。上海的孔海珠女士找到我，在电话那头说，她在编著有关鲁迅葬仪的书，寻找在1936年参加过鲁迅葬仪的人，尤其是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这些话引起我很多回忆。

岁月飞驰，如今的确已很难找到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了。木刻家曹白是当年最年轻的抬棺人，海珠女士去访问过他，曹白向她介绍我。她希望我能看一看书稿，回忆并补充当年参加葬仪的情景。我欣然同意。

她寄来的文稿和图片我很快读完了，重温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前前后后。海珠女士的叙述相当详细而亲切，看得出她是花了不少功夫记录当年的历史场景，真是难能可贵。尤其是大量的图片介绍，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那场伟大的葬仪，非常珍贵。书稿把我带回到亲历鲁迅葬仪的那段悲哀的时日，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不少谜团。

更可贵的是，书稿挖掘了重要的文件，如鲁迅先生病重时，我们尊敬的宋庆龄女士写给鲁迅的一封信；鲁迅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当年10月22日同时发出的三份电文，都是文献性的史料，它既是对鲁迅先生的悼唁，也是对鲁迅先生的评价。

在《痛别鲁迅》中孔海珠也提到了我为鲁迅先生画

遗像的事。1981年9月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的纪念文章，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当时我住在上海西郊真如季家库，刚起床，还没有穿袜子、刷牙，就看到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停在我们的门口，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拍门声，同室的文敏生和车敏瞧同志都受惊了，以为来逮捕人。门开后，才看到来的是曹白和池田幸子女士，他们带来了不祥的消息，说鲁迅先生在5点25分逝世，要我马上去画遗像。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带上纸和木炭条跳上汽车，一直到了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家里。

一上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导师静静地睡在铁床上，一床被子覆盖在他安详的遗体上，过去从照片上看到的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锐利的目光，现在掩盖在深闭的眼幕之下，那熟悉的浓重的黑胡须增添了消瘦了的面容的慈祥感。在这慈祥的容貌里令人感到他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战斗了一生的中国精神界的主将和战士，现在是疲惫地长眠了。全屋笼罩着悲哀，萧军伏在桌上痛哭，在场的还有周建人、胡风、黄源以及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鹿地亘、内山完造。景宋先生含着眼泪接待客人。窗台上放着内山送给鲁迅先生的一缸红色的金鱼，在悄悄地游动。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喜欢的苏联木刻毕珂夫的《拜拜诺娃像》，她在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鲁迅先生。

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的遗容速写。曹白也在画。不久日本奥田杏花牙科医生来，用石膏浆涂在鲁迅先生的脸上，为之翻面型。这时已经是午饭时分了，我和曹白在鲁迅先生的图书室吃了午饭。下午送先生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此后我参加了守灵，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唱着“哀悼鲁迅先生……”的挽歌，把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在送葬的行列前领先的有我们尊敬的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先生。到了万国公墓门口，由我搀扶着周建人先生到墓地。在追悼会上聆听了宋庆龄先生的演讲，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鲁迅先生去世那年曹白才22岁，是我最友好的同志。他是江苏武进人，和我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时是同班同学、好友，我们于1933年在鲁迅先生指引下

组织了“木铃木刻研究会”，开始从事表现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木刻画艺术，为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5年出狱后，曹白于当年创作了木刻《鲁迅像》。后寄给鲁迅先生，回信说：

“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但我要保存这幅画，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

并在木刻画旁边写了这样的话：

“曹白刻1935年夏天，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老爷’就指着这张木刻说：‘这不行！’剔去了。”

曹白于1936年4月写了《坐牢略记》提供给鲁迅，先生依此写了《写于深夜里》一文，发表于当年上海《夜莺》月刊第一卷。同年10月8日，鲁迅先生带病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去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曹白有幸在展览会上和鲁迅先生会面，而我却因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为他们写标语，竟失此和先生会面的良机，成为终生的遗憾！

鲁迅先生从展览会回到家里时对许广平先生说：

“我今天看到曹白了，是个小鬼！”（曹白当时仅22岁）这是后来许先生告诉我们的。

当鲁迅先生的灵柩在万国公墓的墓穴落葬时，有如一个孩子失去了母亲似的，曹白竟嚎啕大哭！因为他失去了最崇拜的导师。

共和国成立了，我们高兴地看到恢复了上海鲁迅故居，并建立了鲁迅纪念馆。在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上海为鲁迅先生营建新墓和纪念馆，举行隆重的鲁迅先生棺柩迁葬仪式。据作者记载，迁葬仪式上周扬出场扶棺。关于周扬，当年鲁迅先生病逝，他未曾到场执绋，我不知道因他是共产党员而像冯雪峰似的不便露面？还是因为鲁迅生前批评了“四条汉子”而不前来悼唁？但这次看到有他的照片，我很高兴。以前，当1940年我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员时，周扬是我们的副院长，他曾在公开的讲话中对他和鲁迅的关系作了自我批评，给我留下好印象。

我高兴地读到，鲁迅先生灵柩迁葬仪式在封墓后，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揭开了墓前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萧传玖创作的鲁迅坐在藤椅上的铜像幕布。我曾两次欣赏萧传玖的作品，第一次是1979年12月，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而出版《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我们作为选集的编委集体来到像前瞻仰并留影，其中有版画家力群、王琦、古元、江丰、吕蒙、李桦、李少言、李平凡、杨可扬、沈柔坚、张望、彦涵、黄新波、赖少其、曹白，以及李树声。

第二次是2001年5月4日，当我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时，由陪行的儿媳叶倩用轮椅把我送到鲁迅先生铜像前。关于鲁迅铜像的作者萧传玖，我还必须说几句话。他湖南人，1931年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时，和我是同班同学、挚友，他也是“木铃木刻研究会”的成员，刻了木刻画《交涉》（载《鲁迅收藏中国现代木刻选集》）。当我和曹白、叶洛被捕后，他曾到监狱给我送衣物，后留学日本学雕塑。全国解放后，他同妻子来北京看过我，我去杭州也必定去看他。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本校的造反派整死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毁了多少有才能的人！

鲁迅先生去世已近七十年，研究鲁迅的著作很多，很丰富。而全面记录鲁迅先生葬仪的专题书，还是第一本，其意义不仅让我们又一次缅怀敬爱的鲁迅先生当年受到的巨大哀荣，更在于鲁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也不会淡化。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力群

2004年3月27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力 群	1
-------	---

引言：有来历的书橱，橱里有鲁迅葬仪照相册	1
----------------------	---

- 大陆新村9号二楼靠墙的书橱 · 孔另境集藏的鲁迅葬仪专题相册
- 鲁迅致孔另境信件手迹 · 葬仪一年后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
- 孔另境在鲁迅墓前 · 《现代作家书简》由鲁迅作序、柳亚子题笺书名

一、噩耗带来的震动，大陆新村9号发丧	7
--------------------	---

- 鲁迅在寓所长逝 · 悲哀的海婴才7岁
- 摄于1933年的全家合影 · 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住处
- 平时不常开启的前门 · 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内山完造夫妇
- 10月19日上午内山书店全体职工悼念鲁迅逝世在店前合影 · 报丧地点示意图

二、文化人奔丧，用各种方式寄托哀情	17
-------------------	----

- 文化人赶来奔丧 · 致哀的花圈摆放在走廊里
- 墙上的苏联木刻 · 曹白被禁的木刻鲁迅像
- 鲁迅石膏遗容上粘有胡须和眉毛 · 鲁迅逝世当日的书桌
- 明星影片公司以欧阳予倩为首“开麦拉” · 堆满了书的梳妆台

三、《死》成了遗言，筹备葬仪，成立治丧委员会	27
------------------------	----

- 《死》手迹 · 鲁迅灵前遗像
- 报载《讣告》和书中的《讣告》 · 冯雪峰起草的治丧委员会名单

四、《唁电》的两个版本，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35

- 《红色中华》上的《唁电》 ·《唁电》的两个版本
- 周扬一封信上的“意见”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七君子”和马相伯

五、万国殡仪馆黑色柩车开了进来 41

- 车牌为F·56 16073的“克里斯”车 ·大陆新村当时是一条新式里弄
- 殡仪馆外籍人员来接遗体组照 ·在窗口张望的小海婴
- 许多人拥塞在弄堂里 ·许广平母子哀痛的送别
- 顶着花圈的柩车驶离大陆新村 ·鲁迅逝世的报导如雪纷飞

六、支撑着骨瘦如柴的身体，病况严重起来 53

- 鲁迅经常用的烟嘴 ·鲁迅先生卧室一角
- 休息时的藤躺椅上铺着一条薄棉垫 ·许广平最喜爱的照片 ·须藤医生
- 鲁迅的X光胸片 ·宋庆龄慰问信的两个版本

七、十月，生命最后的时刻 61

- 最后的活动 ·最后的留影 ·最后的文字 ·遗像 ·鲁迅正抽着烟
- 绝笔为日文 ·最后的日子戴的老花镜 ·力群木刻《鲁迅像》

八、十九日当夜，万国殡仪馆守灵 71

- 遗容，灵床 ·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门布额 ·苏联驻华大使的花圈
- 郁达夫唁电 ·台静农、李霁野的悼念书信
- 全国各地发来的唁电、唁函

九、不是寻常的丧葬，也不是沉郁的悲哀，万国殡仪馆开吊 81

- 入口处等候的人群 · 丧仪签名处 · 张挂在礼堂外的挽联
- 前来悼唁的女大学生 · “公告”的几度张贴
- 戴上黑纱以示哀敬 · 殡仪馆礼堂内景 · 灵堂组照
- 鲁迅遗体安入到灵柩里 · 开吊第三天的万国殡仪馆礼堂正门

十、如雪飘般的挽联 如潮涌般的挽歌 97

- 三天来瞻仰遗容名单有 137 张 · 著名的蔡元培挽联 · 鲁迅夫子
- 郭沫若挽联 · 孔祥熙挽联 · 王造时挽联 · 等待出发的挽联队
- 发现悼歌五首 · 麦新指挥练挽歌 · 新安旅行团在练习挽歌

十一、扶柩人和抬棺人究竟是谁 109

- 将灵柩扶出礼堂 · 抬鲁迅棺材的人组照 · 送葬前的蔡元培和宋庆龄
- 等候送殡的群众拥塞在胶州路上
- 加入送葬队伍的蔡元培、宋庆龄、李公朴、张宗祥、王造时、郁达夫、孔德沚、章乃器等步出殡仪馆

十二、送葬路上，逶迤不断的出殡队伍 125

- 送葬线路图 · 总指挥萧军作最后的整队出发 · 等待出发的送葬队伍组照
- 灵车缓缓开出 · 自行车交通队在前开道 · 送葬队伍有序地开跋
- “民族魂”大旗下步行的沈钧儒、宋庆龄、李沛华、章乃器等
- 张天翼书写“鲁迅先生殡仪” · 司徒乔画的遗像栩栩如生
- 唱着挽歌送葬的队伍 · 印度骑巡队的“保护”

十三、万国公墓，举行最后的告别 145

- 灵车缓缓驶进公墓 · 万国公墓纪念堂前公祭

- 宋庆龄一直陪伴着悲伤的许广平 · 石阶上蔡元培主席致辞 · 沈钧儒在演讲
- 宋庆龄和民众见面 · 章乃器代表讲话 · 悲痛の送行
- 棺木在安息歌声中徐徐降入墓穴 · 暮色苍茫中致最后的敬礼

十四、“掳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157

葬后事宜

- 最初简单的鲁迅墓地 · 1936 年的墓碑 · 1947 年的墓碑
- 蔡元培签署的鲁迅纪念筹备会公告 1——3 号为茅盾手迹
- 鲁迅墓地经常有凭吊者前来献花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葬虹口，仪式隆重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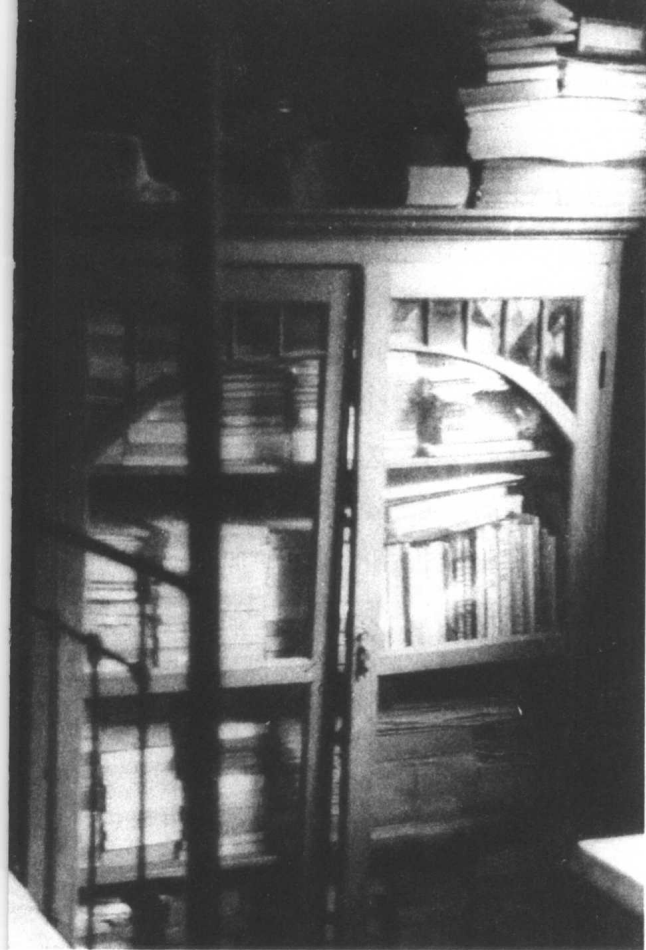
- 迁葬工地组照 · 棺木上“民族魂”三字依稀可辨
- 万国公墓举行灵柩迁葬仪式 · 葬仪车队缓缓驶离万国公墓
- 迁葬灵车到达虹口公园 · 扶棺人又是谁？ · 宋庆龄在迁葬仪式上
- 2000 多人参加隆重的迁葬仪式 · 有准备的发言
- 鲁迅新墓前的许广平、周海婴夫妇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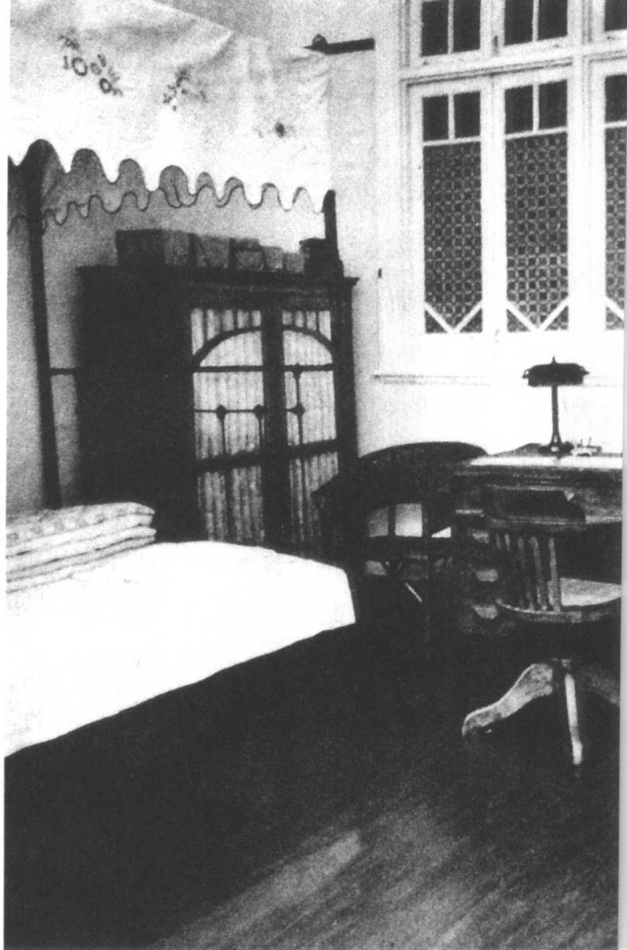
- 主要人物简介 182

- 主要参考书目 189

后记——追寻历史的细节 190



◎鲁迅逝世当天拍摄的书橱



◎大陆新村9号二楼靠墙的书橱

引言：有来历的书橱，橱里有鲁迅葬仪照相册

在上海四川北路我的老家书房里，有一口很有来历的书橱。当年父亲向我介绍时，说话的口气像是讲一件古老的往事，也仿佛对我说家里放着的每一件东西都有它的来历。我相信是这样。因为家里的很多物品都和文化名人有关，都有它的文物价值。其它不说，说说这口现在已陈旧的书橱。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在参观上海大陆新村鲁迅故居时，二楼鲁迅卧室靠窗左边有一口书橱。它不很起眼，也不高大，浅棕色的木质外表，打开外面的两扇玻璃门，里面有五格空档。上面两格和下面两格很一致，其空间放书籍正好；中间一格较宽裕，可以放开本比较大的画册之类的书籍，取用很方便。书橱做得比较深，可



以放两排书籍，容量较大。橱门上有个锁，还有两道对称的弧形木装饰，像是一对眉毛，上面有四道线。橱的下方有两只抽斗，和书橱一样的深度。抽斗上和橱门上都有精致的铜质小挂件，那是派把手用处的。就是这样的书橱，我们家也有一个，造型、样式、颜色和用料都是一模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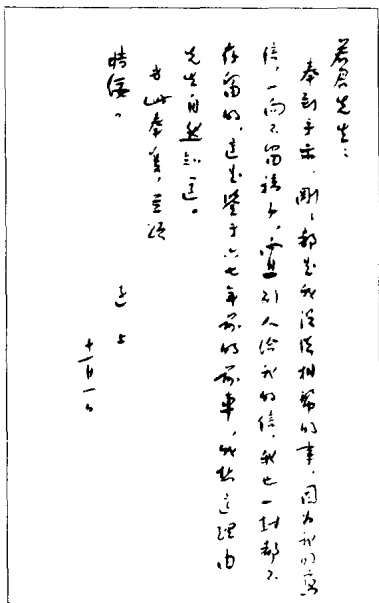
这口书橱是鲁迅先生亲自设计、请木匠师傅定做的。这件事好像还没有人说过并加以考证。我以为，做书橱的时间应在1933年4月至1935年3月之间。因为，那时茅盾和鲁迅住在同一条弄堂，隔一排的前门对着后门。他时常到鲁迅家去，那天正好碰到木匠师傅送书橱上门。茅盾很喜欢鲁迅设计的书橱，因为它很实用，也很结实。于是请那木匠师傅为他同样的做一只。这样，茅盾家也有一只和鲁迅家里一样的书橱。

后来，因为战乱，茅盾全家离开上海，家具不能带走，于是送给了他的内弟——我的父亲孔另境。父亲很珍视这口书橱，在上海几次搬家都伴在身边。后来“孤岛”沦陷，他和我母亲，带着3岁的儿子投奔苏北新四军。那口书橱便托寄在厦门路尊德里我外婆的家里，才完好地保存下来。

从我懂事的那时候起，那只书橱就在北四川路父亲的书房里，我对它的兴趣在于书橱里有很多照相本，翻着它们有浓厚的乐趣。坐在椅子上，把开本大的几本

放在腿上，太沉搁不住，小点的本子，可以拿在手上。比较起来，翻得最多的是其中最精美的一本厚厚的相册，相册的开本和精装书籍一样大小，这是鲁迅葬仪全过程的照片专集。我就是从这本相册里认识鲁迅先生的。不过，这书橱平时是锁着的，当我想看的时候，必须征得父亲的同意。或者，父亲用它“招待”客人的时候，我在边上也可以看；再或者，他嫌我小孩子烦时，从书橱拿出照相本或者画册之类的书籍，让我静静地坐在边上一页一页地翻。

不知从哪一年起，很想认识照相册里的那些人，尤其是参加鲁迅先生葬仪的人们，那些抬鲁迅棺材的人究竟是谁？我喜欢在这本相册里看到父亲熟悉的身影。



◎鲁迅致孔另境信件手迹

那时的父亲还很年轻，相当帅气。我还经常指着照片上的人问父亲：“这人是谁？这人又是谁？”父亲每次总能耐心地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对我询问照片所记录的一切，都有问必答。看得出，他喜欢回答我的问题。看着照片，我也仿佛亲身经历了鲁迅葬仪的全场景，能一眼就认出许多参加葬仪的文化名人，那种和名人贴近的亲切感，对鲁迅先生的敬佩，对这隆重葬仪的崇敬，从这本相册漫延开来，油然而升腾。

关于鲁迅先生与我父亲的关系，我曾撰写《鲁迅营救孔另境出狱始末及其它》（拙作《聚散之间——上海文坛旧事》收），介绍了1932年父亲在天津身陷囹圄时，鲁迅出手相救的侠义风范，和对青年赤诚的心。虽然，在此之前，父亲作为茅盾的信使，和鲁迅有过一些接触。自从这次事件后，南下后的父亲和鲁迅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从《鲁迅日记》的记载和现在留下的鲁迅给他的两封亲笔信件，表达了对孔另境的关切。

这个关切是实实在在的。由于鲁迅为父亲那本《现代作家书简》作了序言，使得生活书店马上接受出版，解决了父亲的生计。父亲生前总说，鲁迅是他崇敬的第一人。

其实，在父亲书房的书棚里，这本鲁迅相册存在的意义，远非我当时所能想象得到……

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由鲁迅作序，柳亚子题笺

父亲曾在鲁迅先生葬仪中担任“干事”，目睹了不少动人的大场面，亲身感受到鲁迅先生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仰。1946年10月鲁迅逝世1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回忆鲁迅先生的丧仪》一文，刊载在《文艺春秋》3卷4期上。文章配用的照片即是从那本相册上来。当我曾向父亲打听这本相册上照片的来历，他说大都是摄影师们送给他的。其实，父亲自己就很喜欢拍照，尤其当他意识到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家有不少老照片，记录着那逝去的历史瞬间。可能因为当时他负有“干事”的责任，分身无术；也可能现场专业的摄影师很多，他们的工作很尽职。这些有关



葬仪的照片，他还分送给不能前来参加葬仪、而又和鲁迅先生关系亲密的人们，留作永久的纪念。

今天，我翻阅照片，发现在照片背后有摄影师们留下的签名和图章。有署名沈振黄所摄的；也有盖“程勤生摄”图章的。关于沈振黄，据我所忆，是父亲较熟识的朋友，家里还有他签名的本人像片和给父亲的书信。父亲还向我讲述过他的生平事迹。那位程勤生是谁？一点印象也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虽然四处打听，但已很难寻找所踪。68年过去了，这本记载着葬仪全过程的相册，安静地躺在有关鲁迅的档案柜里。当我和周海婴先生联络，给他看这本相册的复制件，以及当时散落在

相册外的照相原件时，海婴先生连声惊呼“珍贵”，并说，有好多他也没有见过，并愿意把他的收藏为我补缺。我这才意识到，这本我年轻时经常翻阅的相册，已是海内孤本了。

在鲁迅先生的葬仪后的第二年，上海陷入日本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处于“孤岛”的进步文化人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排除万难，曾出版了《鲁迅先生纪念集》。这是本珍贵的文献。书的《后记》中介绍：

1937年7月17日，第一次在华安大厦开“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曾议决于10月19日先生逝世的周年以前，将这“纪念集”与另外一本侧重于研究性



◎ 我的父亲孔另境集藏的鲁迅葬仪专题相册



◎孔另境在鲁迅墓前



◎葬仪一年后出版的
《鲁迅先生纪念集》封面

质的“纪念册”一同出版。但到了8月13日炮声一响，一切都陷于停顿。直到先生周年祭的一星期前，我们方克制经济的难关，日夜赶工，在周年纪念日将这册子捧呈于纪念先生的各界人士之前。

……

遗憾的是手迹，逝世及葬仪的种种照片，以及歌谱等，都因经济及时间关系，未能附入。好在纪念委员会，将另编印的一本精致的纪念册，全刊先生各时期的照像，不久也可以出版。

这“不久也可以出版”，实际上做不

到。因为不久上海“沦陷”，人马星散，连年战乱，经济困难更为加剧。直至共和国成立后，“将另编印的一本精致的纪念册，全刊先生各时期的照像”，这个愿望顺利地实现了。至于“逝世及葬仪的种种照片，以及歌谱等”，却始终没有出版过专集。这68年间，人们在许多回忆录中谈到参加鲁迅先生的葬仪的情况，遗憾的是却没有出版过一本痛别鲁迅、记载葬仪全过程的书籍，展现当年激动人心的场面，激活人们心中的鲁迅，追忆这位“民族魂”带给我们刻骨铭心的震撼和民族精神的升华。有幸的是，这是第一本。